



正宗大王御製

正宗大王
文
教利

共二十二

へ16
2312
14



教

太廟享儀	閔旱求言	斥邪學
忠武公李舜臣加贈議政	金幼權機後孫錄用	參下宣傳官復舊制
破手李士龍贈職	鄭存謙隱平	梁周翊飭諭廟堂
太常脯制復舊	柳夢寅賜謚	陪扈武士施賞
百歲老人召見	金鍾秀特許休致	歲首勸農
柳馨遠加贈祭酒	鄭致達妻	補耽羅賑資
祭服冠裳通用	溫陽槐臺豎碑	故金興慶家致祭
洪駿漢陞授敦寧	慈宮周甲	皇壇享儀親行
慈宮誕辰	大臣命召定式	俞彥鎬隱平
	朴長高削籍	麗太祖陵祭閣葺治

金麟享後孫陞職

鄭運賜謚

奎章全韻頒行

刑曹隸殺人

李滉祠版

韓用龜投竄

徐命善賜祭

鄭好仁凌分

特除宋啓榦教官

小學校正

洪樂性几杖

戰船運漕

李命植以奉朝賀書銜

省耕臺

鄉試

章陵展謁

權熾後孫錄用

鶴巖臬校攷

李學彬除四品

文侍從歷試

鄭忠信孫付職

列聖御製目錄



卷之六十二

正宗大王文

卷之六十三

正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二

正宗大王

文

太廟享儀釐正教

附牲匣分捧定式教丁巳典牲令變通教守門護軍

申復舊制教○癸丑

享先之道莫尚於誠敬誠敬篤至然後可以言格神太廟大享儀文合有商量者多欲使誠敬無差於迎神之初雖於大於此之儀文亦當有所裁酌其中有助於誠敬無損於儀文即捧俎節次之釐正也執事多而無以慎擇既無以慎擇則其能

正宗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二

列聖御集卷之六十二
人人齋潔未可知也况登陞駿奔之際雜還顛錯薦獻之遲滯猶屬第二件且以億萬年悠久無疆之計言之尤當致意况時用圖式之有違原儀亦由於床卓之窄狹今若以牛羊豕俎三匣合盛於外大匣使捧俎官一人入傳于薦俎官薦俎官受以授大祝大祝與廟司奉奠于俎床自今年春享大祭著以為例牲匣雖造置而欲待春展謁日定式盖寓告其由之意也如是則捧俎官之差填親享時各室各一人攝享通差五人而大享陳設圖式一依原儀圖成藏于本署

大享時薦俎節次纔有定式而攝享時捧俎官之分三次捧俎往來者薦俎之際其不能接續可知招問事知守僕果然豈非欠敬之端乎自今攝享待陳設時至第二室以下各室牲匣自饌幔先為權奉于省器所而行禮時則第一室捧俎官與薦俎官及諸捧俎官由南神正門及夾門分入親享時則各室各有捧俎官直自饌幔臺捧詣

大禮大享之稱令稱郎者耕藉令曰太常正用於親耕協律郎曰掌樂正用於祀饗掌牲令曰

典牲署官用於省牲省牲之禮五禮原儀不以親行載錄至先朝遵大明集禮始舉躬省之禮此所以耕藉令協律郎之皆用正三品正獨於掌牲令依舊秩卑尚今因循者也今番祈穀執事官仍用聽誓戒之人牲官亦然而今聞即雜歧主簿云主簿即其署之長官其外即參下七八品官設令地閤稍勝烏帶之末蔭渠安敢牽牲告臚於版位之前乎雖不加設正窠何以稍尊其官另擇其入之道令吏禮曹廣採文獻兼攷官方定奪以為式

五禮儀序例齋戒條有曰大祀守衛壇門者清齋一宿註曰每門護軍二人每隅隊長一人攝事則竝隊長宗廟永寧殿門同此謂廟社親行大享及攝享也又於中祀有曰文廟門及凡壇門同制禮之義本自如此此規未知自何時不為遵行近於親享時廟社神門權令兵曹提府郎守之挾輦軍列立門外雖幸脗合於禮書攝事則不為而中祀亦不舉論自今申復舊制而五禮原儀成於五衛時曰護軍曰隊長而今之護軍文蔭武卿宰從二品以上也至

於隊長即旅帥隊長也古今之制異宜此則勿
論而守門護軍則用武臣付祿堂上親享時則
依近例兵揔郎守門

贈左議政忠武公李舜臣加贈領議政教

是日何日也嗚呼 神皇再造之恩與天無極匪
風之感下泉之思將於何寓其萬一乎既遣近臣
替審 奉室申命武臣李源往于宣武祠周視之
者蓋欲識此日而此何足以識之也象德報功有
國賊典况以小國陪臣荷被 天朝寵章而為天
下名將者李忠武是也昔武寧王徐達之碑 皇

帝臨書之有司治其功謹敢遵倣曾令該道斲石
以堦篆首之書下銘詩之撰示昨年以民事未遑
為焉今日召問忠武後孫俾督其役且思之忠武
之之忠之武歿後尚闕首相之加贈實為欠事
有明水軍都督朝鮮國贈効忠仗義迪毅協力宣
武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德豐
府院君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兼三
道統制使謚忠武公李舜臣加贈曰議政府領議
政贈職今日下批豎碑日致祭前有知委而贈官
宣誥并行於伊日莫曰春秋無地可讀三傳束之

高閣此義此理長在宇宙間與日星並葆光輝烏可不思講明之方是日何日也

星州礮手李士龍贈職旌里教

附註戊午忠烈祠並享忠

壯公諸沫教

我朝名將指先屈於忠武而以軍伍名聞天下者亦惟李士龍是已士龍星州人早編戎籍及應敵求赴錦州與天將祖大壽對陣礮之虛發為敵所覺屢刃之不懼如是者三竟死於敵天將謀知之揭竿特書曰朝鮮義士李士龍嗚呼當辛巳之役若非士龍之一辦將何以有辭於後世乎昔唐衛

士殉節朱夫子猶表章之况以小國之軍伍為天朝秉義立慄傑然為東國之耿光而坐於人微地賤尚闕表章之典豈樹風迪彝之義星州礮手李士龍特贈星州牧使仍使地方官旌其里其後孫中可堪祿仕者先即調用於軍門以聞向於本州牧使諸沫古蹟起感而有旌贈之舉今又因李士龍事思之本州曾聞有大明洞之稱者即壬辰東援中軍施文用之舊墟云爾文用之父允濟官兵部力資尚書石公東援之策而文用積勞行間因作我國人 宣廟朝授僉樞職 先朝贈亞卿

且有受教若曰俾施文用之後孫勿簋賤役是地
 又有是人則今豈可不思一例收錄之方乎贈參
 判施文用之後裔令道伯招見起送明日即李提
 督祠堂侑享日也呼燭寫其祭文感激風泉觸類
 而引伸贈誥亦於明日安寶

立謹於壬辰之後而受俎豆之享者輒稱晉陽之忠愍廟尚州之忠義壇錦山之從容祠而同時戰死之士卒亦皆配食則贈參判柳復立諸弘祿之獨不與焉抑何委折分付道臣博採可考文蹟登聞議大臣稟處忠壯公諸沫成仁之地既不在於蠹石則迨配倡義使之院實無意義而星山竹林緋衣徊徨其忠魂毅魄尚有鬱轆而不散者如彼犖犖卓異之人若或拘於邦禁而仍無一區股享之所豈不是欠事星州牧有贈牧使李士龍祠而年前賜額曰忠烈者是地是祠與是人同是享夫孰曰不可特令道伯並享於忠烈祠

太常脯制復舊教

附註丁巳太常下屬勿為直囚教

顧予一念夙宵耿耿惟在於祀典祀典即奉先中
 一事豈敢絲毫有未盡於致虔致慎之節乎祀品
 所重莫重於簠簋籩豆而籩之十有二品脯居其
 一惟脯之尺度最違禮意古之長八寸餘者今為
 一尺三寸廣一寸有半者今為三寸半厚二分者
 今為一寸三分以至陳設之時脯盛之籩添用二
 三其有欠於虔慎果如何大抵尺度之長用禮器
 尺八寸餘者引儀禮脯臠尺有二寸之文而周尺
 之尺有二寸即禮器尺之八寸餘也 列聖朝制

禮之以及乎微品咸秩有序猗歟有若是矣若是也故昔我孝廟朝辛卯申修古制命度支太常奉而遵之至肅廟朝乙酉又以脯制之增加重下飭諭俾遵孝廟朝受教在其時廣加五分厚增三分尚以為過大若以近日十倍之式任其循謬則大非所以仰述志事之道且况先朝甲子亦有復舊規之聖諭乎自今享用脯式依儀禮及我朝之制作尺度申明定式自度支造頒鑰標將此傳教都提舉書揭太常廟社泮宮典祀之所亦各以鑰標藏于祭庫獻官之監捧也承宣之

奉審也較視鑰標若有分釐之過大而不能致審當有不職之責俾各銘念莫或違越列朝屢勤飭諭近弊未免弁髦安知不於年久令久違式若今乎粢盛將以供簋簠有封進看品之規籩豆之供亦何異是此後春秋造脯待始用時封進看品菓蔬又屬於籩用隨時換品互有通融亦載於先朝受教其後有司之臣或未仰體除非特教代封率多依舊因循須有一副頒示可以永為恒例以所下圖式載之太常志

太常凡事必敬必慎雖於進排之貢人舉行之下屬務欲顧護俾渠輩歡悅趨事不知為勞非為渠輩即為所重也向因黃栗事已有筵教昨聞南

壇享所府屬事亦然大抵造脯所用前之每等近四百首所入今只為三十餘首如彼之際雖盱不難知也自今享所寺屬凡有犯罪言送都提舉科罪雖承旨臺監勿為直囚

嶺南百歲老人余善傑召見教

慶尚道金山居百歲老人余善傑聞其筋力康旺騎馬入京召而見之韶容渥丹恰如六十歲內外而兒齒之咀嚼童髮之鬢鬆可謂希世之瑞物且問生年對以甲戌其在尊年優老之道當有別般眎意特超崇政階差五衛將例兼同知亦令度支長造給王圈而食物衣資宴需該道備給還送時給馬其率來子與孫曾孫玄孫中一人亦令該道

各別收用

故處士柳馨遠加贈祭酒教

故處士贈執義兼進善柳馨遠其所撰磻溪隨錄補遺編曰水原都護府加廣州下道之一用等面移治於坪野臨川因勢邑城可築申之以邑治規模坪野大勝真是大藩鎮氣象地內外可容萬戶又言築城力役當藉鄉軍停番之需蓋其人有用之學著之為經濟文字奇哉其論水原形便也移治之謨築城之略身在百年之前燭照今日之事與合面停番等節文細務亦皆鑿鑿如符契見其

書而用其言尚謂之曠感其書不見而如見其言未聞而已用其人之所抱固富矣即此華城一事在予可謂朝暮遇記昔其家後承之推恩也例贈戶曹佐貳相臣力言其例贈之銜反遜於特贈不可施於此儒嘗以其言為是况今興思豈闕揭厲之典加贈成均館祭酒其嗣孫訪問以聞已贈贊善佐貳

故以贈吏曹參判兼祭酒贊善施行

朝祭服冠裳通用教

甲寅

今日之弊習莫甚於衣章之侈汰儀文之浮靡雖似二歧其歸一也禁侈則自可祛靡一朝固難反

古近來綃袍條帶纓靴之飭令蓋欲取次省約以求其慣於眼計有餘之效且以大享時服色言之記昔予以亞獻陪享之時卿宰享官多用工曹之冠濟監之衫今則引儀捧俎官亦且耻不著焉者可見侈汰之日痼至於祭冠則尤涉浮靡大明集禮五禮儀之所不載而俗制紕繆以金冠漆冠分用於朝服祭服者既乏意義之明證况於通編有通用之法式者乎自今大享獻官以下惟上衫之紅羅青羅外冠裳並通用而官給之件亦當自如朝服陪從者仍著其冠黑團領先詣者換著官件

攝行則雖大官獻官用官件俾滌弊習今享即令
初也獻官以下皆著官件笏之用牙用木亦有等
級而今反通用觀於此在侈邊則通用而不通用
在不侈邊則不當通用而通用事之無謂孰甚於
此當一例復古而定品分執還或相妨姑不指一
申禁堂下官之朝服祭服欲執木笏者皆令從便

前承旨洪駿漢洪龍漢陞授同敦寧教

逢此慶辰之月初飾慶之政先施於敷恩恩乎云
者豈謂德我感我予聞曾聖之訓一樹之栽培以
時猶以為孝草木之無知猶然况生人之倫乎且

况世臣乎枳者蘇塞者通竄者宥當之者且置之
當之者之子弟為父兄之心安得不攢手相顧樂
此慶辰乎此所以宵枕耿耿未明求衣冒雨而臨
殿揮汗而疏決者也然此皆屬於外面譬若為學
之工近於為人非為己予又聞之孟子之言有曰
富貴無足以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其慰
悅八方兆庶之情覃惠而普澤豈若一分仰寬之
為浹洽於予心乎 慈心無私私恩雖絕於私家
至於天理人情之不容已處豈無隱痛之不露於
色辭間者哉麟漢之自干不但公法之所難逃即

亦私門之所斷腕有一麟漢何關於奉朝賀與洪龍漢弟兄乎安世多故何累於安世柳惠自異何嫌於柳惠且以近世已例言之李師命之以兵判伏法也其弟故相李願命即時無礙行公於官職聖朝之處於世家尚若此况是家何家豈特比之師命之於願命乎今日洪龍漢弟兄之收錄即奉朝賀之無事奉朝賀為無事地處則慈心之歡喜忭幸必有勝於十獻瑤冊百進康爵而小子定省之際始可以釋宿昔之鬱而怡然於心中今日之先務孰過於此前承旨洪駿漢洪龍漢陞授同

敦寧今政加設下批俾參誕辰起居之列如是則慈心悅矣予心慰矣大義固矣私恩伸矣雖謂之質諸聖人無惑可也

慈宮甲寅年誕辰進表裏教

予聞之親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朱夫子釋之曰既喜其壽又懼其衰而愛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有是哉聖賢之言足可感人今予知年愛日且喜且懼每切來無盡之祝常存留有餘之戒應行儀節輒從省約區區此心庶獲臣民之見諒幸逢六旬之慶節欲舉稱賀稱觥之禮者即人

情天理之所當然然而喜與懼并鄭重周章非敢
緩也蓋有待爾矧且 慈衷謙抑固拒愈堅日日
煩懇不嫌其一直強聒是豈順承親意之方乎謹
稽我朝之例昔我 仁元聖后六旬誕辰賀與宴
并奉 慈旨停免在今日政合仰述大抵洗腆之
慶志物之奉不在於外面之張大於是乎 慈宮
此時之心不敢違拂 先朝丙寅之教亦欲遵倣
今十八日 慈宮誕辰賀儀以進表裏磨鍊

閱早求言教二首

攝傳香祝反以求格於方寸而以今所觀兩意邈

然焚灼之思十倍農夫昨以求助之意欲并舉於
傳教中而自有層節姑未果焉更思立秋在明猶
且拔例行祭况求助之為一分有裨於消弭導揚
之方而其可一日或遲乎大抵人事不修於下故
恒暘之咎其應為曠袞闕時政官邪民隱無非人
事中一件而所以不修之由必有其因近日言路
之不闢莫曰史乘之所未有極必反理固然勿以
目下設禁之條件把作藉欄而凡今在論思言責
之列者事之可言竭論無諱以充予心之善端今
或名以應旨拖泥帶水是豈應之以實之道也言

須剴切可以感人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云云之句即古人取喻之格言為三司諸臣誦之病中閔旱心焦血燥藥既無效夜輒添甌而推戶瞻漢倬彼者昭回心香之上升固不敢必下土黔首喁喁之情庶徹高高而一雨久闕今為四十日此時五日不雨可敵春暵之數十日十日不雨可敵數朔無麥無禾何以卒歲莫曰井泉不涸其涸可待莫曰沃壤無損所損可知諱災之言不足信而且觀諸道之狀驟霍所過往往有鋤犁之優渥京城內外點滴莫霑靜言思惟咎在一人貶責之

舉不敢以儀文而忽之既減膳矣又撤樂矣惟避殿一事姑未頒示之者以今所處非正殿也然則目下修明之方當於何為先大抵鬱以為蘊結發之則舒泰或者不知不聞之中有冤莫達而怨莫伸冤怨干和警告日久予乃視若夢夢聽若藐藐莫即覺悟歟咨爾大臣卿宰及論思言責居留方伯之臣各從聞知以答求助之思

求見金玠家大學衍義權撥家近思錄錄用
其後孫教

近因嶺南奉使之行取見贈判書金玠朝京時欽

賜大學衍義及先朝丙寅宣賜鄉本衍義及御製御詩此豈一人一家之私寶哉予於敬玩之餘又宣新印大學一部蓋大學為衍義之源頭亦出於仰述之一端尤可奇異者天朝之欽賜在於萬曆壬寅先朝之宣賜鄉本在於丙寅兩寅既相符矣今年甲寅活印三經四書而世宗朝鑄銅為活字在甲寅予之重鑄印經又在於是歲適於此時又頒此經四寅又相符矣略提此意書之卷首謹賡御詩以還之功之後先朝有補官之命尚未為訪其孫補官忠定公權撥當

中廟盛際設賞花之宴於慶會樓也隨身之近思錄遺於席底宴畢撤其席得其書獻之聖祖命還于撥至今傳以為美談先朝徵覽訖賜鄉本一件卷首書其事予今又奉玩摩挲自覺起感疇昔予在春邸也聞先正李文純有手訂之心經袖珍從其後孫之為僚屬者求見之事蹟相似而兩書為表裏輪翼以心經一本宣賜記其實而撥之孫亦即收用以寓追述尊賢樂利之思

奉朝賀鄭存謙隱卒教

附註賜謚教

首先甌卜於此大臣者以其托契於乙未一疏謹

畏一念執王奉盈位躋上相人莫間然此豈非高
 於人一等者乎年來養病不見久矣今云長逝曷
 任盡傷卒奉朝賀鄭存謙家成服日遣承旨致祭
 前一日亦為遣承旨致吊祿俸限三年輸送賜謚
 葬前舉行事分付弘文館鄭奉朝賀家葬前賜謚有命而聞其家法不撰請謚之狀雖有易名之典多出於持例文翼翼憲配享也東平都尉儀賓也貞簡貞敏不待謚狀也如故相鄭惟吉鄭昌行鄭芝行鄭知和鄭致和鄭載嵩無狀而不為云一門十一相與儀賓無不恪守家法又何可強所不強令弘文館不待謚狀舉行且聞大臣致政之後以病未謝命不受常廩至今在太倉早知其然當有輸送之舉惜乎已矣度支考其年條并即傳致主家

故參判柳夢寅贈職賜謚教

風雨蕭蕭拂釣磯渭川魚鳥却忘機如何老作鷹
 揚將空使夷齊餓採薇云而鷹揚比靖難勲臣夷
 齊取以自况者故處士金時習題渭川垂釣圖詩
 義也大抵臣之忠女之貞一也君雖無禮臣不可
 以不忠亦猶夫夫雖不良女不可以不貞也故屈
 原以楚懷為君而方其行吟澤畔哀怨悲號也輒
 皆以夫婦比况此乃故參判柳夢寅老婦詞深得
 離騷遺意與時習之詩為伯仲而可使若臣若女
 之懷二心者顏發駢也等是節耳慷慨與從容之
 間不必軒輊而從容比慷慨為尤難向判夢寅伸

雪之語特拈時習一人於端廟諸臣中者蓋有以也夢寅嘗佐銓衡而躋文苑矣和光同塵何官不做而顧乃歧貳凶論屣脫名利甘自放於山巔水涯與韻釋悟僧記臘結夏此時習之傲世逃俗永矢不歸之清狂本色及乎被逮對吏西山一語宛轉雍容有時習渭川詩一般氣味尚論之士其可以時習之雪嶽夢寅之皆骨差殊觀耶若使當時掌獄之臣體聖朝寬大之辭教置夢寅於勿問之科任其所之則決知其採西山之蕨飲西山之水以終其身如時習之不受點瑕畢命水落之

為矣時習夢寅彼二人者所慕者夷齊也一生一死之不同特迹耳時耳腔子裏從容就義之赤血丹忱百載相照無絲豪之出入則朝家之所已施於時習者可不施於夢寅乎且予徵其稿之騰行於世者而見之詩文幾篇大半是離騷壹鬱不平之鳴掩卷興感欲施加等獎異之典者久矣際見其族孫蹕路呼籲益知其子與姪之狀實其子淪與其父同死其姪滌不仕昏朝脫帽遁入於北關及乃叔事作坐竄未宥亦可謂是子是姪故吏曹參判兼藝文館提學柳夢寅贈秩正卿賜以美謚

其子淪復官其姪潔亦贈堂上三品職勿論度支
勲府凡係沒入之臧獲計即出給仍令諸柳就傍
派中定嗣孫奉其香火用故忠臣朴麓例書此又
聞之稱云 懿陵造泡寺移構梵宇於懷墓瑩築
之側誠有是也官司之不禁大不可是豈每歲季
春別遣中使設祭之意乎即使有司查事刑其僧
投之遠方嚴飭邑守申禁樵牧

判府事金鍾秀特許休致教

粵昔在邸始識此大臣於胄筵而時講商書漢紀
一二討論蓋有默契于心者御極之初首先拔擢

周歲中超至大司馬肅肅鈇鉞揭我麟經煌煌黼
黻賁我龍圖遂至於金甌之卜而眷毗也禮遇也
即簪紳中一人然此特跡耳予所取者其心觀乎
短而知其長謗則起而名亦隨甯石之交加而惟
予在滄浪之自取而亦惟予在前後為此大臣地
自謂積商量費詳度春初事端以後旁伺者多少
云然堪供一笑今我猶古我今卿猶古卿俄已有
面剖而此際乞骸之請復申十數年來血懇歷叙
平生之遭逢願得餘年之全保其志苦其言切以
不準請則不完園為進退之一大節拍雖以予必

不欲舍之心難奪其有退無進之志則無寧全其名而成其義俾臣主俱榮况明日何日昨歲此日賦寄梅花詩一篇庸識葆晚之義此大臣此時此請若不偶然下之所請上之所副豈用虛文為哉行判中樞府事金鍾秀特許懸車之懇臨殿宣麻以送其行

因鄭致達妻任便居住之命大臣卿宰求對

啓還給教

乙卯

欲為臣盡臣道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予雖否德卿等之事予其可不以事堯之

道事之乎大抵如此為盡道如彼為不盡道則如卿等之位在其瞻者如此如彼之間但當惟義是視盡臣之道而已雖以近古世龍妻事言之其身犯之惡何等貫盈觀於其時全恩與斷義之論古大臣處事果何如乎世龍妻之自通川謫所宥還也宋文正之言曰龍妻之行凶孰如淮南之謀反朱子於淮南譏其徙蜀而致死則通與蜀霧露之毒一也彼死此不死幸不幸耳若不幸則何以免朱子之譏乎文正大儒也其說如此此亦不盡分於臣道而然乎見今習俗於此等事惟恐其討之

或歇說之不猛爭相戮力無所不至設一陷穽於
朝著雖使文正在此時其言之樸直必不若其時
矣此所以首提丕變之義對卿等說到於左右相
重卜之初筵者意豈徒然而明諭之姑徐外人
似無由聞知卿等對揚之機政在於此等處卿等
俱被殊知義同燥濕寧或却顧身計拘擥於習俗
之莫可猝改不以事堯之道事予又不以先正之
言於 聖祖盛時者自任而擔著使前席諄諄之
千言萬語聽之藐藐乎今日順美明日遭彈在卿
等可謂暮年光華惜乎卿等之何憚而不為之哉

日前之勉循於還發之啓朝者之減等於任便居
住予亦急於出場未免為此苟且彌縫之舉如使
古大臣見之以予政令當如何也予所求之於卿
等者不過是第二層不難從之請則卿等造朝求
見之不足又率卿宰而請對慨然慨然無以為喻
若此則勢將踐先甲之諭直用古事宥還舊宅之
外更無他道予言難再卿等默會之

溫陽行宮槐臺豎碑教

附註賞典事實

昔年庚辰七月溫宮 行幸時射的于西垣之內
命以品字形種植三槐俾作垂蔭於日後于今三

十六年之間根蟠榦蕃有陰滿庭邑倅言于道伯
 帥臣環其樹築臺以護之云為永興 本宮縟禮
 詣 闕宮齋宿此日聞此亦若有待且愴且感難
 以為心臺役已告完而事蹟亦有錄在本邑者乎
 與其時道臣邑倅及承教種植人姓名條列啓聞
 謹當記識其實豎石臺傍

臺在溫泉行宮北牆西
 英廟庚辰七月二十五
 日 睿駕幸溫宮越二日設帳親射教曰此地不
 可不識翌日命守臣採釋槐三株種之株各二榦
 至是築臺豎碑於臺傍親書靈槐臺三字於碑面
 製銘于碑陰○臺長十五尺五寸廣十二尺五寸
 高三尺二寸碑用藍浦烏石長三尺九寸廣一尺
 五寸厚八寸○是年十月二十七日靈槐臺碑印
 本親受時禮房承旨與閣臣具儀仗鼓吹由萬八
 門陪進教曰今年得聞溫宮三槐古蹟建閣豎碑

若有所待予所起感而興愴當作何懷力役告成
 印本親受盛蹟之登聞在於諸水原宿次之時豈
 不奇異乎昔年駐蹕時道伯即綾恩而今日以禮
 判出肅綾恩君具允明家衣資食物輸送昔年地
 方官贈參判龍恩君尹瑛也承教手植三槐其子
 閣臣尹行恁今又奉教書陰記賜鹿皮○丙辰教
 日溫 幸隨駕入朝官各加一資武士隨品擬樞
 衛未追榮者追榮軍兵吏隸年過七十者帖加六
 十以下分給米布其時錦伯即綾恩君係是資窮
 衣資食物輸送遣郎官存問地方官故郡守龍恩
 君尹瑛加贈一階其餘差使負守令問于該道生
 存者一體加資隨駕武臣及軍校之生存者亦即
 訪問於各部各該營門而該郡校吏亦令道臣揆
 問狀聞又思之故重臣李潭繡衣時事其可忘乎
 乙未以前樹立即其源流其子參奉李靖模湖西
 守令差遣○吏曹以差負守令察訪中生存人只
 有前縣監權聖應一人啓教曰持拜敦寧都正○
 兵曹以陪從人咸鏡監司趙宗鉉以洗馬陪從○
 教曰亦為加資念其先重臣陪從之重臣趙雲達而
 重臣官教傳宣日亦為致祭於故重臣趙雲達而

又思之故重臣之先重臣即予封冊時師傳也曾
 亦記存而今於致祭之時豈可闕焉一體為之又
 以隨駕人清州營將李仁康追啓教曰其時舉行
 於溫宮而効勞最著况其地處異於他人特授知
 中樞○教曰故醫官朴泰均之泰均之勞豈可忘乎近
 以溫泉陪從人收錄事聞之泰均之家只有老妻
 及釋孫優給食物衣資其孫月給五斗米待年長
 直付內局○右議政尹著東言昔年桂坊之出入
 書筵者今餘三人李敏輔位至崇品鄭存中亦入
 者社而獨申光履未免潦倒年亦恰滿七十合有
 優老之典教以特除知中樞兩重臣家米肉輸送
 ○宗臣朝官資窮而賜衣資食物者二人朝官加
 資者十三人中官掖屬加資者五人給馬者一人
 給紬木米肉者十人從願免賤者一人醫官加資
 者二人武士軍校吏隸加資除職者八十八人帖
 者九十九人年六十五以上分等給米布者一人
 百九十八人畿湖諸邑吏校加資除衛將者十二人
 年近百歲直付僉樞者一人九十以上加資者二
 人八十以上加資者二人七十以上帖加資者一百
 七人七十以下五十以上分等給米者一千三百

四十七人

慈宮周甲誕辰進饌教

慈宮周甲慶辰在近即國朝初有之慶也陳賀進
 宴等飾慶之節何禮不可舉而 慈心之難拂已
 言於大臣諸臣矣今則慶辰隔日趨今指一知委
 然後可以舉行陳賀則丁卯已例明有可據即亦
 每年常行之禮而此亦 慈心甚以為難之此所
 以無賀之名有賀之實為體 慈心伸予誠之道
 為說於禮堂陳請之時者也十八日 慈宮周甲
 誕辰陳賀以進致詞箋文表裏稱號其日當行禮

於明政殿月臺傳函呼嵩還內行親上之禮百官
陳賀亦以進致詞箋文表裏稱號領相當進參於
內班矣殿庭行禮後躬至內班以致詞箋文表裏
傳入諸道封箋已有知委自可舉行京外進獻方
物物膳亦依 慈教置之只以 誕日物膳封進
至於臨殿頒教 各殿陳賀則 先朝丁卯仰承
慈教而皆權停况今年乎并依丁卯例置之又若
宴禮則此時 慈心之固拒比賀儀不翅采懇丁
卯年亦以進饌代行於翌日而 慈心無以勉回
與其一直強拂宜念順志承奉之方待秋更當并

請於 慈宮以冀俯循今番進宴之禮勢當遲待
而其日略設饌品當與內庭參班者奉觴獻壽而
儀文不煩有司以伸是日祝罔之情致詞箋文即
令文任撰進自今日肄習而大庭行禮禮雖不可
廢內庭則仰體 慈意奏樂節次亦并除之

大臣命召傳授定式教

相符異於將符無合符傳授之例則承旨之并與
紙累外封傳致者罪在於承宣命召密符以其有
御押也故雖僉使之例兼防禦使道遇大臣大臣
下馬予亦於在春邸時路逢密符受佩之武弁低

輦侯過始行年前有一捕將見一大臣輕先下馬大臣登筵請其罪且以上疏言之以其有第三行之所書放鑰後無敢入徹而近聞謬例無論命召密符從門隙出納云駭然甚矣此後待開門來納如相符將符之不得遲滯者該房啓請留門至於命召之換授至易若無標識將相亦將換佩命召御押雖體重豈比於香封御押之所重乎先朝因承宣傳香時有如許之弊特命各書廟殿陵園之號於封紙自今御押之標牌及命召密符各於其綬書之雖以大臣納符後還授一事言之政

院政府眩於舉行渡江以後例無還傳為對若曰不可踰漢水之陽則赴燕大臣何故仍佩往來乎在江外納符則當依例還傳以此定式在城外命召傳授時亦皆請鑰城門然後出納

朴長高削籍教

附秋判徐有防
謫補畿伯教

國綱雖曰不能振勵朝著雖曰不能整頓渠安敢為說若是駭悖乎神思漸耗昨日之事猶且忘却而觀於渠疏所謂渠輩二字之敷衍而伊時批教未必指渠與李顯道而言者則既云渠輩又稱臣輩而末乃曰臣與顯道同一羈旅之臣云者疑恠

黷黷旨意難曉告君之辭豈容乃爾且况渠亦國中簪纓非琉球日本昨今日向化之輩則羈旅之稱其敢萌於心發諸口而泚於筆登諸章乎分義所在不可全然歸之不治治之科此盖顯道徑放渠躡其尾而然也渠䟽之陽斥顯道尤可見心口之不相應削名朝籍放之田間以為為人臣奏御不慎者之戒渠之尾論事言何齷齪聽猶錯愕幾其魚矣何云黨乎畿伯赤腔惟予燭之何物喜事輩教渠為此此豈足為敲撼畿伯之計乎真所謂勞而無益矣

近以重臣事當暑酬應不知其憊者豈特為重臣地也刑政所關不欲置人於心跡未暴之中微官尚然况重臣乎往在己庚兩年間朝著殆空并與故徐領府事今金奉朝賀俱不在朝惟金鄭兩相以大家在相任其所眷注勢使然矣然而以予平蕩之苦心切戒偏重之流弊以重臣家之無累於其時頗置近密如是之際與簪筆者面熟此豈足為非况於積畏約之餘雖不敢露圭角或值筵席從容亦未嘗無導達拯救雖謂之無愧於伯仁之不誇未必為過彼見其

跡而不知其心者之多少雖黃豈其情也哉且
况追逐之斥宜付一哂捃摭多端備經苦惱追
逐者固如是乎日前其魚何黨之喻赤腔子燭
之褒廷臣之所罕得者得此恩言豈比萬番薰
沐乎斷當拚棄區區私義有進無退以少酬拔
例之渥即臣分人情之所當然猶且曲為之地
先解藩任次卸樞銜罷職俾伸情勢禁推又作
節拍到此地頭惟有出膺而入肅五箇字為目
下處當之第一義則夜量之頃坐違十牌取章
賜批亦不知動不但分義之不敢出抑亦舉措

太忽嚴畏今則勉出猶屬餘事獨不念國綱之
虧損乎刑曹判書徐有防謫補於京畿地方道
臣以補兼謫則何必令為不欲為之肅拜又何
敢為不敢為之辭朝乎發遣都事督付又送宣
傳官賚標信密符左一隻偕往先為合符於都
事取其舊佩傳于畿伯後更以左隻合符然後
復命

斥邪學教

賞罰為有國聳人勵人之端有賞無罰何異於舉
直而不錯枉乎此箇事理右相曾有筵奏此所以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二
樂聞而默運於施措之際者以目下開端言之西
洋之書出來於東國者已數百餘年史庫玉堂之
舊藏亦皆有之不啻幾十編帙之多年前特命收
取出置即此可知購來之非今斯今而故相忠文
公入燕與西洋人蘇霖戴往復求見其法書而其
言以為對越復性初似與吾儒無異不可與黃老
之清淨瞿曇之寂滅同日而論然彷彿牟尼之生
反取報應之論以此易天下則難矣云云故相之
言可謂詳辨其裏面而亦或純然攻斥者有之故
察訪李淑詩則至以為夷人傳異學恐為道德寇

大抵近日以前博雅之士未嘗不立言評騭而其
緩其峻無足有無於其時而今也正學不明也故
其為弊害甚於邪說浮於猛獸為今日拯弊之道
莫過於益明正學而且就世人另行彰善癉惡之
政然後庶可責其功刑戮之於矯俗末也况厥學
乎昨既擢用崔獻重以扶正而斥邪也年前購來
之李承薰無論有情無情其可不損一毫敢使息
偃渠家有關於刑政者大矣承薰之父焚書之證
其後承薰著文訟罪一款亦發於公家文蹟而革
心自革心犯手自犯手名既登於公車則不即處

分亦非人其人之義前縣監李承薰投之禮山縣外此下里編戶設有可賞可罰之類此則有司存廟堂提飭有司苟能誠心勸懲而不激不隨勿忘勿助則其效可以時日期月待如是敷示之後更以厥學事為酬應則其可曰有朝廷乎

參下宣傳官復舊制兼內禁衛教

凡事皆師古為可况官方乎古則參下宣傳官等以內禁衛實銜為兼帶此所以太倉料祿案至今無宣傳官名色也遠古無論雖於三四十年前額外內禁衛例帶宣傳之銜不但宣傳官為然守門

將亦然別無定式之事而宣傳內禁分而為二判若班賤之別位至將臣者亦多昧於故規若以內禁衛三字恥近行伍則崇祿以下重臣之無實職者例兼軍銜如龍驤忠武義興等衛之賤卑甚於內禁羽林等衛彼何不恥此獨謀避乎自今申復舊制參下宣傳官等皆令例兼內禁衛或額外內禁衛

因兵曹參議梁周翊疏飭諭廟堂銓曹教

日前因兵曹參議梁周翊疏舉逐段賜批以示其印可言既求之言至而不之用則烏在其求言之

意乎其中貢蔘民弊事還耗減升事遠近一視事
守令交差事政合商量處謀於野則獲官人豈有
方所而限於地局於時輩戶繩樞之士無以自致
於青雲之上而朝廷之所以用之者不過京中數
三華閥盛族而止焉綈招駟召何嘗及於漢江以
外十里之地則古往今來如今規模之窄狹狹於
釣躬窄於藕孔誠有不可使聞於隣國者至於文
蔭武牧守之區別派遣牢定鐵限之當窠雖使山
濤執銓衡莫敢一言違越此果二典三謨垂載之
規則乎否則緣是而生民不被化守令不畏法予

每欲打破而未遑者遠人既欲收攬則先從已通
仕籍者次當及於其餘令兩銓之臣類聚道邑或
以聲名或以地處或以久次一一收用月計歲計
之有餘無敢或後於京華而政望必懸註若其跡
淪草萊名姓不達之人各該地方官刻意搜訪薦
之道伯道伯以其薦中人審加考稽拔其尤而登
聞無如備例塞責之為道伯之不能誠心答揚者
當被重勘廟堂遍飭諸道而守令通融交差一款
凡屬窒礙相妨者外如何更張為可銓臣議于大
臣以啓蔘之為弊可勝言哉紫微檟陰自古稱靈

極之攸產考之本草惟我東為然而根莖損於山
畊真贗雜於家種北輸潛興南贈難繼價日翔而
弊日滋堂堂御藥所需甚至有參商參校參戶之
稱而屑越甚矣京貢難議則採弊亦當如之何一
碩二升之耗昉於唐而後仍之漸增至二斗而我
朝則為一斗有半雖近於折衷而減耗給耗之議
自昔紛然此朝家所以一念隳枯未覺其要者前
以還弊中簿書統合一款問於大臣與今詢貢參
還耗事博採物情須以當否劃即稟奏

宮謁陪扈執事官武士軍校施賞教

逢今年寓一分莫逮之孺慕亶在展省與祀享之
節歲初以後詣 宮日子計為五十一日獲免痾
恙情禮少伸實荷於昭之垂庇而每念駿奔陪扈
者疲頓於祁寒盛暑豈或暫弛于中凡值大禮輒
有為所重示意之舉則一年半百日動駕古豈有
哉執事官中日子多者施賞隨駕武士軍校亦試
賞射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二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三

正宗大王

文

歲首勸農教 丙辰

豐年多黍多稌曾孫之慶農夫之願也今年四日
得辛其占大有高廩億秭如坻如京庶幾取必於
來秋將以得辛之日躬詣社壇祈穀示民務本
重農誓戒齋明竊冀心香之上格惟爾按藩守土
之臣各以予心為心悉乃心力於田功禹甸之耕
耘不愆豳稼之收穫以時俾有豐年多黍多稌之

喜纔命詞臣撰送祝豐之詞書付諸道布政司門
楣

內下萬緡錢換穀補耽羅賑資教

附註備局
濟州賑狀

回啓
批

惟予一念民天憧憧於寤寐夙宵躬詣方社曉將
祈年際接湖南伯枚舉耽羅牧倅報牒而登聞者
即穀物加劃之請也船粟之役水夫荐苦補縮之
費陸民俱病而亦豈忍恣然於島中生靈望哺之
想乎今若坐待廟堂之往復則西江之決不足以
掬涸轍况於昨冬以一夫填壑當停一日之膳飭

諭道伯伊後自掌饌尚衣之需至于日供常度各
加搏節別貯一庫正欲示信於民而兼為今日之
用特下萬兩錢剝補縮條不在此中令道伯稱數
質粟陸續裝發以慰幾萬黔黎喁喁之情如是而
又有不贍於還賑之資令該牧劃即馳啓齋宵剪
燭呼寫十行一則為島民也一則為沿民也淮南
之占南至至元朝為五十日日則禾熟民食足今年
元朝計南至恰為五十日日至四而又得辛千箱
萬庾降康其徵予以是為八方祝倍為島民喜也

若使一民填壑限一年省却一日一時之膳既設
言言不可不信寧忍欺耽羅之民乎卿等觀於別

正宗

川聖御製卷之六十三

二

諭該牧者可以知矣然特下之萬五千兩設或買
牟租萬包亦不忍重煩沿海民力此所以別下剩
縮條以示為民父母十指皆愛之意者須悉此意
消詳枚舉行會而未運五千石及今下萬石先為
入送其外若有不足許令牧使更為狀聞通商行
賈固是急務而島中民力已竭此亦難於勒令為
之大抵海利異於涼臺春和後鰲龍之屬安知不
多採嚴飭道臣及沿邑守令看作已事著意勸之
仍令耽牧曉諭民間優直買遷則聞風而集必有
其效牝馬出送前亦行之而牛馬殆盡於昨春則
任他無節殊非來頭孽養之道亦為嚴飭俾有並
行不悖之益兩年歉荒田野之不闢可知三邑守
宰巡行勸課比前百倍用功然後今秋可期大有
此一款另加嚴飭內下錢物之運致沿邑貽弊亦
不可不念就該道今年當納常
賦應貢中從便除留買送穀物

故大臣金興慶金在魯趙顯命重臣金始煥
後孫收用故大臣宋寅明俞拓基贈秩大臣

金致萬重臣尹淳李真望南有容朴師益宰
臣洪景輔家致祭教

是歲重回此月載屆莫逮靡洎無以為情擬待十
五日更伸展省之禮以寓一分孺慕而不有錄後
記舊之舉則昔事往躅後孰識得其時領議政金
興慶上相兼正使左議政金在魯主管敦匠之任
而俱有例帶官銜右議政宋寅明專掌諸務兼撰
文字大提學尹淳前大提學李真望豐原君趙顯
命前監司俞拓基此四臣皆以宮賓敦匠製述書
寫及至承命宣力之事各有奔走之績子為大官

挺身闡義自己職名終身不改經筵胄筵至予有
甘盤之好而同日同銜特膺另簡之命者侍直金
致萬南有容也故重臣金始煥家之結知受獎何
如且况竒徵異聞記注可按而其家人之為都廳
亦似有待錦原君朴師益不但有書寫之勞而已
稀貴多端昨年至錄其曾孫承宣洪景輔首尾周
旋寵以晉秩大抵今日此教出於志感而表心則
蔭叙之人肅拜致祭之家受祭并於十五日為之
故大臣金興慶金在魯趙顯命故重臣金始煥令
該曹訪其後收用莫踰今日故大臣宋寅明故重

臣尹淳李真望故大臣俞拓基贈秩大臣金致萬
故重臣南有容朴師益故宰臣洪景輔家致祭大
臣家遣承旨重臣家遣禮官

皇壇享儀親行省器省牲省鼎鑊視滌漑監
取明水火教

皇壇享儀之用九成六佾義起之微旨在乎而節
目之間昔無今有者多至於省鼎鑊視滌漑監取
明水火即集禮與五禮儀通行之例集禮則皇帝
親為五禮儀則終獻官為之而壇享三獻皆親
奠以是省視監之節禮儀使代行終獻官之事矣

誓戒與望燎昔之代行者今皆因 先朝定制皆親為况此省視監之 皇朝禮應在於親行之節而 先朝乙酉亦嘗躬行而獻禮并親行則獨於此一款代行者尤豈不近於取便乎自今 壇享先省器次省牲次省鼎鑊視滌漑監取明水火實為從周之一端而亦可以仰述 先志以此意令該曹釐正於 皇壇儀

領敦寧俞彥鎬隱卒教

受知也最先於儕僚而見誦者亦在不渝不涅似此之人何處更易覓來今云已矣不可復見嗟惜傷惻久而無言至於立朝行蹟事予誠衷自有不誣之公議則褒近溢美否亦沒實予難措辭於其間寧稽於三日書旌之時宜使太史備述遭逢之顛末以為徵信之證卒領敦寧俞彥鎬喪易名之典待其撰狀斯速為之

麗太祖陵祭閣葺治春秋祀享下送香祝教

附平山三太師祠致祭教

麗太祖有統一三韓之功而昨聞居留之臣所奏陵前祭閣幾乎不蔽風雨是豈我 列朝飭命守護之 聖意乎既聞之後豈可不即修改令該曹

分付守臣就而葺治訖役後狀聞則當遣官致祭
以此分付昔我肅廟三十年命以春秋祭物本
府封進而歷代陵寢或有降香祝處宜無異同麗
太祖顯陵春秋祀享下送香祝事定式而例用祝
文禮判既帶文任使之撰進

勝國陵寢祭閣改建松留以告成馳啓贊成統
合三韓之功者壯節公申崇謙忠節公庾黔弼
武恭公卜智謙也因此起想取考古蹟平山府
太白山城有範鎔之像立祠以祀之重建之舉
在我朝而祠額尚今未宣宗伯既帶文任撰進

祠號卜吉揭號揭號日致祭而曾經武將為壯
節子孫人進去祭文當親撰祭品用斗酒生彘
仍以笳鼓侑之

先正金麟厚後孫前參奉壽祖陞職教

附文莊公

鄭經世後孫宗魯甄用
教文貞公曹植賜祭教

子於先正文靖竊以為上窺程子朱子倡明之緒
下啓文純文成開發之功景仰之私曠百采切諸
凡先正後孫之承美趾烈者莫不侈之以旌招則
朝家用人之政豈間於遠近家居學行稔聞諸方
伯繡衣既知之宜用之前參奉金壽祖陞授六品

職

曾於筮仕上來也知其人其後聞之果有所存此人即文莊公鄭經世之奉祀孫云而文莊之出入經筵自任啓沃典文衡主銓柄學識事業至今塗人耳目今於其家有飭行之士苟欲收攬豈後於人其在隗始之義當從己所聞知者試可前都事鄭宗魯復職

又思之文貞公曹植規模氣象可使懦夫立而頑夫廉克造奧處所守卓爾如今委靡頹惰之俗安得文貞來任砥礪磨礱之功文莊公鄭經

世文貞公曹植家以書下之祭文遣官卜日致祭

故萬戶鄭運贈職賜謚教

附註內乘鄭繼周賜第教

每閱忠武全書見鹿島萬戶鄭運事未嘗不拊髀興歎使伊人不有雲臺之戰何以致鳴梁之捷唐浦之勝乎薄暮層溟促櫓先登使遮海之賊艘不能相抗而運則殉矣似此忠勇求之史牒罕與為比者此猶在運為一節慷慨憤迫勸起忠武即此人特以乘障之士微而未聞尚無錫謚之典豈可但以欠典闕事謂裁向訪其孫先令軍門付祿其

正宗

川程印史卷之六十三

七

後并與復職而未聞有收錄之舉矧當大政豈可
虛過雲臺即釜山地方也御營廳把總鄭赫今日
政釜山僉使作窠差送而故萬戶鄭運特贈兵曹
判書仍令弘文館議義謚故忠臣鄭運祀孫尋訪於湖南特付內乘祿使
之肄射已有年今日召試四中追念乃祖之忠義
雖一中何惜一第乎李忠武之所以為忠武即伊
人之功也烈哉對語凜乎劍銘今見其後
之入格倍激曠感內乘鄭繼周直赴殿試

御定奎章全韻頒行教

御定奎章全韻內閣印出進呈我東韻書之彙以
三韻別置入聲有非韻本四聲之義而不押增韻
與入聲亦不曉通韻叶音之格魯莽莫甚所以博

據廣訂命編是書者也此後公私押韻準此韻書
義例式令即予苦心在於矯俗正習是書之編豈
特專為諧音比聲政欲一洗諂偽之陋近年印本
書冊御諱之刪畫所見甚駭然屢勤飭教不即復
古自今嚴禁韻書今日為始行用

因刑曹隸殺人出牌郎官處分教

附註秋判李在學本

曹拘留間毀撤筵
奏批飭廟堂教

設置法司意在於禁暴止亂而近有刑曹錄啓之
一案一看駭然再看瞠然特以要囚服念五六日
之義姑置其案於案頭思之已屢日間又收議於

大臣大臣之議皆未免太草草惜乎有歎於問牛
喘當初收議之命非為殺死之可償死不可代殺
而法府之隸以法牌持往民間徵賂索錢爭其多
少竟至有殺越之舉而一隸之不足兩隸俱犯兩
隸之不足并與屍親奔告之路為法吏者挺身阻
搪幾不得成獄而後已比之牛喘其為凜然尤當
何如人而無禮詩人猶刺其不遘死國而無法何
以為國若此不已法司將為不法之司置此不法
之司而畀之以五刑五用之責則名實太相反雖
欲舉措得宜大畏民志得乎毀刑曹革刑官罷刑

吏然後庶可以少謝都民之嗤笑此猶屬行不得
之政姑不下教而若於決其案也按常而已循故
而已則朝廷為有法之朝廷乎否乎為下民之所
瞻仰乎否乎所謂出牌之郎官雖無與於下手之
事而兩隸一吏許多作犯之層節如彼其狼藉則
在官不知諉之吏隸何異於非我也即歲也刃也
云乎哉凡殺人償命之法耳目所不及思慮所未
到猶且成獄况刑曹今番事未可謂之耳目思慮
之外則渠之至今免罪別有參前倚衡之端而然
果何等失刑而敢於前例考入之命視若尋常以

汗漫說話奏對昨日今日一問再問毫無知罪求死之意如許郎官若不以其法從事後弊其可言乎當該刑曹郎官為先問名出付王府具格嚴囚重囚之間該堂赴衙捧招除尋常各別嚴刑以聞以懲庶僚頑不知懼之習

曹內保授則久當又為拘留拘留久則又當為如前法外之姦弊決不可一毫闊狹於其間但輕罪之囚典獄反涉為弊此所以曹外保囚一條路不得不許施曹外則雖久決無枷械侵囚之習而雖不加械若或別般侵困其罪浮於曾前拘留間襲謬之時肆虐以此舉條一體書揭○廟堂體貌果何如也尊嚴如廟中堂上然後簾陛亦可隨而尊嚴數十年未漸不如古者多端至於聽訟各有司存焉何關於堂堂籌謀衙門乎今因官房叛奴之盜賣宮土刑曹推治事見其手本措語厥奴荷杖往呈廟堂為辭此何說也若此則刑曹漢城府

以冗司減之亦可雖未知題決之如何近來必有此等聽理之舉故因事至徹於奏啓供案其為寒心容有既乎既往勿論自今除非不得呈於法司之民隱而襲謬聽施者當該有司堂上禁錮三年該吏嚴刑三次著為式今則中書新上似此國體邊事與僚相相議益加嚴飭修明之意言于廟堂

文純公李滉祠版入京日遣禮官押諸生出迎遣承旨致祭教

先正李文純公祠版將向祀孫永柔官治聞於不多日內入京而此先正祠版之入京先正身後數百年初有之事若覲伊人勞我曠感豈可只令諸生迎于江郊備例而已乎特遣禮官押于青衿之班以修其行以聳觀瞻兼寓示意之意抵京日遣

承旨致祭

韓用龜投竄教

如渠滓穢之蹤含忍於塗泥之中收錄於滌蕩之時宜其彞性之不泯者存猶勝於豚魚之頑雀鼠之微而何嘗有一半分知德感恩怵分畏義之見於言辭發於行止者耶予雖嫉惡之性太過寤寐一念必欲人其人而匿其瑕矜其不能援其將溺苟有涉於自谷遷喬用夏變夷之漸從前无妄一付之行雲流水於渠亦然近頗無碍則渠固渠也寧忍不悛宿習不顧大防乎渠之罪負前既不諭

特推不忍人之政今亦何必索諭而御極初一疏名雖徑出實則示其自貳之意於人不欲與國邊爛漫金木之典在渠當耳其時只遠之而已終不以其罪罪之者一則念其兄一則憐其兄至以跽惠二字對渠敷心而言俾知懲艾甚至昨日舉措而渠之腔中昧一嚴字畏字渠不足言顧其職則吏曹參議也激揚彰瘴即渠之責俾渠行渠曾臆而一味顧藉容與則朝廷其可曰有刑政乎齋官填差渠既自渠手正書入啓於前夜忽於經宿過午之後投呈一疏辭其職名挿入數句隱暎語此

與丙申徑出疏一串貫來伎倆畢露情狀莫逃及其因飭教入來也顛倒呼望慌忙手書都出於利害縈其中而心不棲舍又何其辱朝廷之甚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物之理莫過於仁惟仁者為能惡人屏諸四裔使他人皆得砥礪名行誠心事君咸囿太和元氣之中仁之為用不在於煦濡義禁府東間嚴囚罪人韓用龜朔州府投竄

忠憲公徐命善賜祭教

百世在前千世在後磨泐不得消龔不得邪不能干正人異於鬼者寔賴義理之不特無常泯而已

而能常不泯也程夫子所謂雖謂之堯舜至今在可也云者旨哉斯言逢今日溯念疇昔恍如隔晨嗚呼天地其仁日月其明今日之有今日莫非先王之攸賜而時有忠憲隻手擎捧仰贊神度之功大抵義理講之則明不講則晦明之又明如鑑之空然後可以有辭風氣日下習尚日卑窺覘之俗羸豕可慮一部春秋無地可讀則須於記舊念故之政時加留意以示其不忘此日之意猶賢乎已而亦不害為講明中一端故領相忠憲公徐命善祠版尚不得官享其子監察潞修今日政差送

守令待其祠版抵衙致祭而祭文當親撰矣年年此日莫或虛度卿必記有久阻之餘倍用翹想遣入侍史官問卿起居附傳食物史官傳諭于金奉朝賀

鄭好仁成德兩等處分教

明義一部之書何為而作也振數倫障倒瀾建天下之大防揭萬古之常經鬼蜮而為生人夷狄而為中華古有麟經今有是書於是乎王綱既頽而復舉民志幾渙而旋合大抵乙未大義理即某年大義理也特以事有關於不忍言不敢提竊取聖

人數十大義中隱而顯微而著之奧旨而闡發之所誅討者某年兇醜所打破者曩時陰翳當世之知其事而後來之讀其書者孰不激感於裁量去就之際乎凡今衣君之衣食君之祿北面於朝廷之人姑且舍是疆域之內諸有血氣之倫頂天立地者亦庶幾不喻而曉彼鄭好仁者年迫懸車位躋崇班而乙未冬樹立果難矣且其人品不近於詐巧每稱以好人以好人而犯三昨之罪呈今日之疏能辦強梁憤悻者類所不敢萌心生意之事挺身為成德兩之後殿或恐其跡之不露說之不

萬聖御集卷之六十三
猛以若柔善而若此則剛毒稍過於渠者其將聯
袂接踵轉相反戈於大義理蔑看讎視而後已豈
可但謂霜將冰而豕將突乎思之凜然三夜繞榻
本事雖似微細本意不啻莫重無論前例之與否
特教之有無又無論金石不易之典異同之論既
發於喉院兩日往復至於屢次云爾則抑何意思
抵死爭辨殆若豎氣節而出形跡者然固可謂求
說不得而愍其無罪就刑矜其無知溺寗三昨以
後一味容忍承宣之疏留中臺臣之章不下以至
三銓賜環之命而欲使渠自拔而自贖得尋生路

朝家之於渠庇覆偏矣寬恕至矣渠是何人敢又
投呈悖疏嘲侮之口氣凌犯之手勢自有不可掩
焉聞此而見此者皆當髮為之上指眦為之欲裂
身居繩愆糾謬之列袖其手而囚其舌罔念明張
之義反售營護之習相率入於君不君國不國古
之善觀勢者先察於膜外之影近日爰象豈止於
影而已乎哉且况朝家之苦心至誠即惟曰全保
世臣四箇字世臣尚欲全保况懿親乎懿親且然
况此家人乎悖叙之化縱云未敷朝家之方便於
此家周章於此家既往勿說方來欲援昨年以後

朝家喜懼之心時倍而月增草木之無知亦欲栽培而扶植此家之人愛欲濟之乃絜筵中一事外臣自外臣內朝自內朝無相干涉勿令轆轤以圖桑榆之收以固水龍之榮家國太平官村無事渠以幾十年立朝之蹤宜知此箇事理忽於此時把作渠等之器物與之頡頏於甲乙扶抑之場使升載御世之規範權度未免掃地而并與全保之方都歸烏有駭痛云云猶屬歇后好仁之罪可勝言哉又若成德兩與好仁一而二二而一萬古天下名之曰大義無難自異德兩之罪亦可貫乎鞫問

之舉不施於二人者而何冒寒臨門具格盤詰不惟罪其罪於二人誠欲使萬人知懼百世取則書不云乎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今日之處分有味於是訓鞫廳拿來罪人鄭好仁以渠乙未樹立減一等北青府投竄成德兩渠亦遲晚絕島定配而今以後咸知象魏之高懸莫干邦憲明日以後之不敢更提本事於奏御文字自有年前禁條申明嚴飭

特除幼學宋啓榦金直淳童蒙教官教二首昔在癸未故贊善之上來也予請以賓禮見贊善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三
十五
辭異力言而後肯之及其登筵多陳資益之謨事
若隔晨今見乃孫於三十四年之間而不待叩其
所存接其貌便識為吉士為先正家甚幸以予念
舊之心當有示意之舉故贊善宋明欽家遣官致
祭幼學宋啓榦特授童蒙教官單付

今日見幼學金直淳又得一吉士可謂公私之幸
乃祖是果何人即予常所尊信而深詡非獨為其
林下之士而然者宜乎後生之未及聞知略有提
諭於渠且况筵中談論驪上酬酢至今不能忘于
中宋贊善家見其孫既命侑祭尤豈可一為一否

乎故參判金亮行家亦為遣官致祭金直淳教官
單付依宋啓榦例

小學註解義例校正教

附註副司果李述源
副護軍韓用和陞擬

小學註解義例不一每欲淘洗而并與印本稀罕
昔在先朝惓惓於小學之教予於九歲以前周
而復始五講是書今於三十六年之後點檢句讀
恰如初學近因夜長課習經傳傍及是書益覺義
例之不可不校正訓義附編之載於小註尤非尊
閣之道至於申論中外講而習之之方當在校印

以後况於大臣之奏諫長之疏亦已樂聞而許之
 小學義例校正令內閣主管為之設廳近於張大
 欲就甘盤諸家稽古舊僚而畀是役明日入來閣
 中校正往在丁亥間就朱子大全語類分與桂坊
 某某人定其章句釋其疑義錄其諺讀首
 尾數年而工告訖其時與是事者李灌韓用和朴
 師亨李謙鎮沈定鎮安鼎福任靖周等諸人而其
 後甲午節要書將丁亥已定之本賓客趙明鼎宮
 官李義駿專管考校而近又有御定百選印行之
 本復以三十年前編勘者重加訂錄今日始竣役
 來呈事甚貴矣副司果李述源擬三品內職舊僚
 李述源外只有此人而年前取捨於選印也亦與
 聞其所示意今豈可一為一否乎行副護軍韓用
 和亦擬佐

賜領議政洪樂性几杖教

附註貞明公主永安都尉祠版致祭

教○
丁巳

領相今年恰滿八耄童顏黃髮既健且寧即邦家
 之瑞而朝廷之福也稽我國垂年過八耄而位躋
 首揆者十有二人得蒙几杖之錫者四人然而四
 相之八耄受几杖者亦若今領相之在時任享此
 齡歟尊年盛典尚亦施之於國之庶老况元輔而
 兼元老乎况以 慈宮之懿親承 慈宮之洪福
 而致位至此享年至此乎宜將優異之特禮庸責
 稀有之美事又况月正元日而康而色敷第祿於
 八方迓新慶於貳邸乎議政府領議政洪樂性令

正宗

所司造几杖宣賜日臨殿親授於其還第也照例

錫宴

昔在我肅廟朝行貞明公主壽宴於丁巳年今於三回之舊甲主第奉祀之領相受几杖領宴事若有待豈不奇異教書中以此意措辭臨時致祭於貴主內外祠版

戰船兼運漕穀飭造船營閩邑鎮教

附註丙辰戰艦

試用漕轉教

漕轉之政兼寓戎務自昔周官之制以至漢唐宋明漕船即戰船此亦兵農相寓之一端我朝漕倉之法雖似不涉於戎務其實則與兩營之移劃大同訓局之三手糧同其義未必不為緩急之需古則松政不踈三南次第設漕船而如今之如彼童

濯則漕倉決不出也雖大於此之事救時之政自有時措之宜則獨於漕轉一事膠守偏信不敢容喙下手寧有如許事理乎前冬賓對亦以戰船試用之意既發言端廟堂自當別般料理而今於此事目之頒下也若不以先甲之令嚴飭造船營閩邑鎮豈有來頭食效之道乎先以堅造精製將欲兼運漕穀之方使三道道帥臣知之

戰艦之緊重果何如而反不若漕船之便於使用此蓋營閩不能管檢照察邑鎮亦不盡心精造而然者其為駭然孰甚於此古則漕船皆用戰艦寶鑑所載望遠亭試閱之故事可按而知之年來廟堂雖有關飭未必知其必飭錄其年條別作一案藏于備局及戶惠廳輪回

試運漕轉米穀及諸般公物之木道使用者而萬
有一船格不習於水利船制不捷於洋中則不勤
監造之守令邊將勤以師律道帥臣繩之重典行
之有年無弊而有效則漕船不當如數改造至於
漕軍便否即節目間事從
長歸一便宜之策稟旨

致仕判敦寧李命植以奉朝賀書銜教

重臣上疏雖許其請該曹亦有考例之稟奏而古
今不但異宜重臣資躋輔國亦異於以兵使致仕
以正言致仕則朝賀俟班進身似難莫若從近例
之為便加以三字之銜以致仕奉朝賀降書原銜
之下

增築省耕臺教

記昔 先朝惟農是重耕耘之節夙駕親省每在
於城南之野望雨得雨也亦如之民莫不欣瞻羽
旄樂趨田功臺其地而名其臺曰省耕至今父老
攀盛蹟而頌盛德在今予追述之方豈無表識令
該曹往審其址仍加修築言于左相更書臺號三
字刻之石面東西兩郊亦宜有省耕之所而迄未
遑焉詩不云乎靈雨既零命彼倌人說于桑田盖
於方春時雨初降農桑伊始必親蒞而勞勸之也
况我朝家法之重農允叶豳雅垂訓後世茲諭由
於追述各築一臺於東西郊而與南郊等無侈於

舊觀

今式年鄉試道伯京試官分左右道試取教
式年初試京試官都事之分差考試出於嚴科體
之意而道伯即亦奉使之人皆以卿宰下大夫出
而按之則其體貌之不輕比堂下官果何如舉一
方事務無不委之道伯及夫三年一次之科獨不
與焉者亦果何例西京之鄉舉里選未聞別差掌
選之官而勿令刺史太守與焉如以為道伯不可
行都事之事云爾則有國大政莫過於經界而災
傷覆審乃都事敬差官之事而道伯替行近成恒

例如以為試事不可責之於按道之臣云爾則公
都會亦一國試而監司又行都事之事且按國典
式年文武科及小科初試各道觀察使及節度使
定差負錄名試取云云而京試官都事分掌之法
不載於大典原編差負之所試取者監司豈可不
主試乎况試官之下往也試邑之輪定也外此種
種弊端之及乎小民者不一而足先從都事掌試
之近例而已之舉半道儒生成聚營底使道伯主
試則營下皆非殘邑也為弊當不至如彼奉法必
勝於容官豈不兩便而俱利今式年鄉試都事姑

正宗

勿差遣道伯與京試官分左右道試取而此而試之有效益則專一道付之道伯亦無不可即亦師古率舊之一端北道試所之評事主南都事主北可謂膠鼓之甚者昔則評事長在北幕所以換掌分試今之為客官都事評事何異焉此後評事掌北關之試仍留監市事著為式關東海西則道伯自當專試而錦伯亦不可以蔭官為拘古者大科命官蔭官亦有承命考券之格例此意禮曹行會

章陵展謁日教

附註輦路墓祠諸處賜祭教十八

秋幸之祇謁 章陵蓋欲仰述我 寧考甲寅聖

蹟也踐位行禮已不勝怵焉興感竊念每歲 南殿展拜恭瞻 第三室睟容恍若親奉警效今來周旋於象設之前 陟降孔邇咫尺如臨誠願粗伸愴喜交并小子於此尤有感焉者將事之餘登巘延覽大江之南天作高山龍鳳騰翥襟帶輝暎既繇而遠不峻而高佳氣之所凝精吉祥之所發源萬億年无疆維庥蓋惟我 長陵朝達孝至誠上格皇穹遂卜此金粟珠岡先營周祔之禮移奉軒舄之藏以啓我後人泰山磐石之丕丕基也是日 是地宜有識是感表是意之舉 本陵國舅家

為勲為戚世受優禮非他戚臣之比綾安府院君
具思孟西原府夫人韓氏平山府夫人申氏墓遣
近侍致祭其家奉祀孫當調用而年未滿何時不
可為直派幼學具圭錫本陵官見窠單付仍令今
日入直而本地方父老等給復一年代蠲還餉之
耗是邑舊還之為小民切骨之瘼聞之熟矣無論
餉還名以舊還者戶房承旨聚會邑民取其簿燒
火俾除一分之瘼仰瞻甲寅 幸行時羽旄之美
而至今在者朝官士庶年七八十以上各加一資

文烈公趙憲道德節義炳若日月每閱其遺集不
覺起敬昨歲金文正之躋侑文廡也豈或取捨軒

輕於其間而然也第以未能並舉尚今介于中
聞其俎豆之所距茲蒼莽云遣承旨致祭○故領
議政金壽童時際中興上下彌綸老成典型如可
想見故左議政金應南敷奏 帝庭至蒙褒美間
任中權隨機應變不但執勒之勞而已故右議政
沈守慶以同時名相勤勞王事其衣履之藏在蹕
路三大臣墓遣禮官侑以酒果○距陽川數里之
地隔江而兆者即故領相金煜之墓云雖非此邑
之境輦路相望宜有侑祭之舉回鑿後遣其子重
臣致祭祭文路中有親締者以此本用之○貞獻
公尹又新文烈公尹暹忠康公尹衡甲忠簡公尹
祭一門忠節常所愾欽今過其墓豈無示意之舉
依 先朝甲寅故事致祭○淑媛趙氏之墓與和
柔貴主墳山相近撫念疇昔豈勝感愴駕過時遣
內侍致祭祭文親撰○故領議政文簡公李天輔
樹立之卓犖予何忍忘之今過其丘墓之鄉願然
羽儀之容若肅在前駐駕遲我呼駕致侑之文遣
其孫待教李存秀侑祭故重臣李文源乃父之子
其立朝不隨俗位躋正卿尚未易名即令本家速
撰謚狀移送弘文館○駕過洞外象設入望而初

正宗

欲遣官一拜亦可矣 愍懷墓歷謁仍為行祭百
官參班置之執事官以承旨閣臣王堂中填差祭
文親撰展禮本墓誠罕有之舉既拜之後宜有識
意之禁道况其墳山在於局內年前聞其松杉亂鬱
無人禁除云付之地方官修治今於歷過之時豈
可空還故相文貞公姜碩期墓持此親撰祭文以
侑之 獻官則承旨進去依 思陵例致祭同為設
行於 愍懷墓行禮時其奉祀孫令該曹問名草
記守衛官當窠差職○驪川尉閔子芳以孝寧之
儀賓墓在鑿路之傍永新君成原君俱以孝寧之
後其松楸入望並令駕過時致祭以所下祭文讀
之○我朝房杜世推黃許而遵何約束民以寧壹
故相河演亦其一也聞其墓道在輦路近地云遣
承旨致祭祭文以呼馮本往讀之○多年秉軸對
揚 先大王建極之治恬操雅量蔚為良佐兩世
元輔尤可謂稀異故領議政金在魯墓承旨往侑
因此思之故相金致仁尚末易名云以平日禮遇
之心寧不有歎其令弘文館從速舉行一體致祭
○故領議政洪彥弼自是士類為世名臣其子領
議政洪暹以直道雅望又躋上台年過懸車而其

大夫人尚康旺恭惟貞敬大夫夫人天上難知世未
聞一德從三上台峻百年除六壽星尊之句至入
詩人之詠尚今傳誦兩大臣墓遣承宣致祭○貞
安翁主貞正翁主俱是 章陵同氣貞安與錦陽
貞正與晉安同岡展謁 本陵又過此地事若不
偶并以親撰侑詞遣內侍致祭○昇平府院君金
溼攀附之功經濟之策蔚然為中興名臣聞其墓
在是邑云遣承旨致祭祭文親撰○龍柏祠即諸
葛武侯胡文定主享配食之所而忠簡公尹滌以
成仁之地從與享之異代一義令人激感地方官
既經承旨持此祭文宣讀行祭○雅操今日未易
多得內閣直提學李晚秀馳省故左議政李福源
墓仍為致祭○人臣遭逢從古何限而邂逅卷未
侍致祭○人臣遭逢從古何限而邂逅卷未
盛於故參贊丘從直立賢無方之 聖德尚今莊
誦向年以落仕最久人調用嗣孫泰宦矣今其墓
不遠於是地云特為遣官致祭○前已致侑而輦
路又過其前指點咨嗟曠感采切六臣四忠祠及
鷺江書院遣承旨
致祭祭文當親撰

正宗

川程御製卷之六十三

二十三

故判書權赫後孫錄用教

每當輦路之過此里也召見里中子弟者記昔
聖諭中視同豐沛也今日因日寒雖未果焉否則
必登躡心臺舊址而還者即亦體昔日祠屋隣比
之孝思也對里中子弟亦已說此羣童則分與筆
枝紙幅而其中有判書權赫家孫兒矣重臣權尚
游權赫兩世家宰受倚毗之眷何如而其家近無
仕宦之人書此而聞之且有承傳云而尚未得為
者尤豈非欠事其家如有年滿者今日內口傳錄
用事分付年前一番述事而近久不問延秋門契

父老之曾蒙 先朝賜米之恩者今或有之乎亦
令京兆訪問以聞

諭內閣鶴巖集校攷後印與主家教

予於少日嘗見趙文忠蕩平䟽則世局之摹寫物
情之劈畫無一句不切事而辭懇理到風致橫生
譬之如揚帆大江一瀉千里而略無難色予每點
頭彈指而唵誦之曰為文不當若是耶此真使事
之文也文章以使事為工事可使則辭可達辭可
達則理與致在其中矣故善使事者腐陋皆新奇
平澹亦絢爛而尋常俗事一經隲括輒成雅語此

豈淺學平才之所能幾哉後世之文章不然踰蹕乎規矩剽竊乎字句人加脂粉家競雕琢而及遇使事之文則芒乎若邯鄲之失步直匍匐而歸何有於理致之足云梨棗僅脫譏彈竝興者固亦自取之也夫佩木難者孰如刀劒服火浣者孰如狐貉文貴適用孰謂是官樣而少之哉宜其格我寧考深結主知贊成五十載治平者實權輿於公之一言不亦偉哉予欲取其稿刊而行之至丁巳申命文衡徐有臣校攷之釐為幾篇又諭若曰為其刊行始得以觀其全書蓋其文自力於詞章經

綸之學大而國憲朝常小而米鹽簿書率皆搜羅剔抉儲庖腹笥故能不勞裝做筆放墨飽言言近理篇篇有致至于今行間字裏宛然形其豪邁之氣粹潔之容而一代文獻抑又多取為證者不特其文工其人其世槩可想已大抵文章無他術惟陳言之務去而日新不陳者事也文而至於善使事則乃文章之老境作者之能事也於其叙卷首也將首記是語印與主家

監察李學彬直除四品職投竄罪人鄭好仁
特放教

近來世道朝象日益陷溺恥說名義而大綱頽蓋
為名教而正學蕪此固今日士大夫之大羞恥而
任他羞恥并與目下名義予亦不留意於聳勸則
今人當不知名義為何許物寧不凜然乎當今日
欲識此日則此日樹立之家豈可忽然乎日前置
對也特命分揀豈為渠也念乃先忠穆公之當日
樹立也至今潦倒於僅免角帶之低品非蔭補之
義監察李學彬直除四品職其時樹立予豈忍忘
諸處分之至於此即不忘也處分之止於此亦不
忘也使此人過此日於關外謫所是豈至於此止

於此之本意乎本事之出於無情已於帳殿知之
而以其有樹立也故有此責備之舉北青府投竄
人鄭好仁放付知事上來肅拜於靈壽閣

文侍從歷試內外職教

文侍從歷試內外為循名責實之道大抵我國科
目取人法從又為科目中翹楚及其除職擬官也
反後於蔭武此非所用非其所求而何筵臣或云
嫻於吏治異於屢典之熟手此則不然苟能慎揀
於初復皆頻為於後則而州而郡誰之不若乎予
則蔽一言曰法從之臣無論在京在鄉無窠不可

列傳卷之六十三
做無日間在家入而繩愆糾謬出而分憂察隱則
來頭按藩節坐廟堂而其效之及於生民國家甚
大云爾一日之內雖未必一一收用先令銓曹之
臣自今政勉旃

錦南君鄭忠信孫參奉漢詰付六品職王城
府院君張晚孫顯孫除參奉教

鞏之役亞於王城而樹勲者鄭錦南是已以微匹
之蹤縮上將之印而係國家安危之機其鈴韜智
略至今垂二百年尚入婦孺之誦則聽鼓拊髀之
思若偏伊人而昨日召見王城後孫僉知張象元

年過七十者老矣何用更訪老人之孫先差諭書
忠義若使收錄之命獨於同盟故家不施一視之
典豈非欠事錦南君鄭忠信祀孫令勲府訪問俾
免負薪仍又卜日賜祭於王城錦南之家且聞昔
年丁巳因特教漢詰之祖世興除職仍命湖西道
伯建錦南之廟年甲之相符若有待焉禮賓參奉
鄭漢詰先付六品職待窠除邑俾得官享漢詰之
代以王城孫張顯孫使之擬差於今政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三

二十七

--	--	--	--	--	--	--	--	--	--	--	--

列聖御製卷之六十三

